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雙鉞敗三寇 西方俠鐵掌打五虎

上回書說到大戰西山坡，段國基三言兩語跟石老俠說翻了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憑本領決一生死。他一搖三節棍。猛然間，身背後念佛：「無量佛！大寨主，貧道來到你寶貴山這麼多的日子，蒙你的抬愛，加意地款待。您起來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，有事貧道服其勞。我將老兒石金聲致死，報答閣下的款待之情！無量佛。」按劍把、頂碰簧，「噹楞楞」一聲響，飛身形過來。段國基一瞧：唉！瞎拚！這人是採花羽士陳道常。您還記得張方九趕陳道常，在石家鎮把他給追跑了，陳道常就跑到七星山這兒來了。如果他看見張方在那邊呢，他就不過來。樹林這兒挺黑的，這邊燈火通明啊，光亮也達不到，他沒瞧見。張方一瞧：「大爺，這老道是採花羽士陳道常。我這帶著公事，我拿他呢！您可別讓他跑了。」陳道常一眼瞧見張方。老俠石金聲說道：「孩兒呀！放心，他跑不了！」一按刀把，頂碰簧，「噹楞楞」，五金折鐵寶刀離鞘，刀鞘子往旁邊一放：「惡道，你進招來！」陳道常要跑也覺著怪寒慘的。他一想：我動手，打一下就跑。左手劍訣點面門「喇」一劍，「白蛇吐信」，「喇」一道寒光，直奔老俠石金聲而來。石金聲向左微然一划步，銀鬚甩在左肩，拿刀往左面這麼一扇。「噹啾啾」，把陳道常的寶劍就給削折了，反腕子反背就是一個掃堂刀。陳道常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。老俠石金聲左腳擺蓮花合腿，拿腳面往外一抽，往左面踢他，「方兒啊，接著！」嘍！

這一腳把陳道常踢起有一丈多來。老頭一喊，張方往前一上步，陳道常就過來了，啪，就摔在張方的眼前。哈，張方這美呀！一上步把陳道常就給踩在那裡。張方一伸手把包袱皮打開，三稜凹面呂祖錐亮將出來，照著陳道常的腳後跟這條懶筋，「嘍」，紮進去一挑，這懶筋就折了。然後，四馬倒攢蹄，把陳道常就給捆上了。張方往他肚子上坐，「嘍」地一下。「喝！小子我拿你先當板凳吧。爺兒們！你想跑，你等等！」「嘩」，眼前的賊人一陣大亂。

霹靂烈火眼後段國柱一瞧：「啊呀！哥哥，老兒石金聲如此猖狂，待我來！」「嘩楞楞」，一抖鑲鐵虎尾三節棍，飛身行過來，單手一搖棍，照著老俠石金聲腦頂就砸。石金聲就勢往下一矮身，從他三節棍底下鑽過去。

「臥看巧雲」式，右腳紮根，右腳起來一踢，就是段國柱的小肚子，他撒手扔棍，「叭唧」就扔在那兒了。石金聲折身起來一捋銀鬚：「哈哈！段國柱，想跟老夫動手，你還得練個三年五載呀！」反手托天金頂後段國基一瞧，嘿！飛身行過來，三節棍掌中一合，「嘩楞楞」一聲響，他這手可厲害。

往前一趕步：「好你石鐸！」雙手合住當中，雙搖風火輪，「嘩楞楞楞」，兩邊兩節隨著環一轉，往前一抖腕子，「雙風灌耳」，對準石老俠兩面的太陽穴就來了。石老俠上左一划步，躲他雙搖風火輪。接著段國基又左手一捋棍尾，反棍「仙人解帶」，奔老俠石金聲攔腰就打。老人家腳尖一點地，「張飛大騙馬」，「喇」一下起來。接著段國基左手棍又掄過來，就是老俠石金聲的頂梁。石老俠見棍下來，長腰出去。段國基往回一帶棍，道：「石老俠，你怎麼三招不還手呀？」「大寨主！你和段國柱不一樣。你段國基佔據七星山這麼多年，你沒禍害過誰。不瞞你說呀！像你這樣的人物，在我石某眼皮子底下佔山為王，你要辦壞事，我石金聲早把你趕跑了。第二，你段國基沒殺快手王能，那是你們老二段國柱辦的，所以我讓你招。好像這一次與你無乾，也不過就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哈哈，連累上你了。那麼這第三呢？當場動手，你不行啊，一定要傷你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多多地原諒我石金聲九十六歲，腹不能容物。我要傷你！」段國基聽得惱了，往前一趕步，「嘩楞」一聲響，三節棍第四下就到了。老俠上右一錯步，見三節棍來了，順手一穿，單臂如鐵，「喇」地一下，這手功夫叫「回身捉鱗」，把段國基的三節棍攔住了。就拿這刀一推，「喇」地一下，把段國基的腦皮削下小燒餅蓋那麼大一塊來。老俠石金聲刀交左手，捋銀鬚往這兒一站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了不得了！後山七星八寶轉心亭大火起來，烈焰飛騰，濃煙衝空，黑雲滾滾，照紅了半邊天。段國柱抬頭一看：七星八寶轉心亭這火起來了，咬牙切齒！一萬兩黃金修造的亭子完了哇！「眾家兄弟，為我弟兄出一臂之力，與他等拼了吧！」所有的人員各自持軍刀，「噹楞楞」亮將出來。

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順著山口往上走來三個人。「沙沙沙沙」，這個快呀！

高聲喊道：「段家兄長，且慢哪，且慢！」老俠石金聲刀在左手，扭頭觀瞧，這三人就來到近前。頭裡這位矮身材，小胳膊小腿，大耳朵，溜肩膀，一身藍，紫絨繩，攥著一口刀，兩邊有刃。在他護手盤這裡刀把上，有個月牙的蛾眉支子護手，叫龍形刀，使起來可了不起。往後還有兩位，都是大高個，寬肩膀。前頭這位一臉的白圈癩黑臉蛋。後頭的這位，由打左額到右嘴角一半發紅一半發紫，長得十分兇惡。高聲喊道：「段寨主休得驚慌，我弟兄來也！」說完話，飛身過來，彼此見禮。這三個人一抱拳：「段寨主，我們弟兄三個人來了。我們弟兄要跟公館這些人較量較量！」段國基、段國柱正在危急，來這麼三位，給大伙兒精神提起來。「既然如此，有勞三位賢弟！」

那矮個的一撇嘴：「二位兄弟，你們誰先過去？」「大哥，我先來！」就是一半臉發紅一半臉發紫的那位擰腰過來。一按刀把，「噹楞楞」一聲響，把刀亮出來。老俠石金聲剛要刀交右手，身後有人說話：「哥哥，您打了幾仗，身體勞累，且請休息。待某來！」老俠一看，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。海川心想：這麼多的賊，你知道打到什麼時候去？讓賊人對老哥哥石金聲車輪大戰，自己在旁邊看熱鬧，這不像話呀！既然這賊是生賊，我就不能再讓老哥哥輕身受險了。海川墊步擰腰過來。那位攥著刀，往這兒一站，用手點指：「你是什麼人啊？也敢過來動手！吾刀下不死無名之人，報上名來！」海川一陣冷笑：「賊人！問某家，家住在直隸省京南壩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表字海川，北高峰獻藝賀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」嘿！海川一報名姓，很多的綠林賊人都是一愣。海川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通上名來！」

「問某家，四川人，姓斐名喚斐武，江湖人稱陰陽判官。」

原來那個一臉花白圈癩的是他親哥哥，叫花面判官裴文。那矮個兒使龍形刀的那位，叫矮腳兔子佟威。前者咱們已經表過，雲台劍客燕普從北京城走的時候，打發下幾撥人來，這第二撥就是他們仨。這三個賊也是由四川起身往這邊來的。不知道雲中鳳韓猛、南宮利、魏九成三個朋友到了什麼地方，是不是下了手。這三個賊今天就走到七星山下，突然間發現這把大火。段氏弟兄並不是劍山蓬萊島的人，但和島也有關係。他們是萬龍藏鳳島的人，而且裴文、裴武和佟威這三個賊，跟段氏弟兄還真不錯。怎麼七星山會起火呢？

這才來到七星山下。借火光一看西山坡，人聲吶喊，燈火通明。他們才順著山道上來，跟段家弟兄見面。裴武一聽是童林，道：「嗨！好你小兒童林，哪裡走！」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「喇」地一下。裴武的本領並不錯呀！往前一搶身，刀奔海川的頂梁就劈。海川微然轉臉，上左一貼身，右手鉞這麼一支地，拿著雞爪一搭他的刀盤。「咣！」搭上刀盤，這麼一坐腕子一擰，裴武的刀就撒了手。海川左手鉞裏手就是一捋，「巧摘天邊月」，把裴武的絹帕就給挑下來，就身抬腳，「啪！」一腳把裴武就踢翻了。裴武起來也找不著刀了，紮著兩隻手站著，俯首貼耳，這寒慘吶！

打仗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。花面判官裴文墊步擰腰過來，「噹楞」一聲響，把刀拉出來：「小兒童林，傷我的兄弟！認識俺花面判官裴文嗎？」猛然一長腰，到了海川面前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刀走攔腰斬。海川腳尖一點地，「張飛大騙馬」躲過了刀，右手鉞墮肘沉肩往下一戳，用攻子一架他的刀，往外這麼一推他，左手照著他的胯骨軸上，「噹」一鉞就到了，正把他胯骨軸連長衫帶褲子全給刮破了，刮了足有半尺長的串肉皮兒，血「喇」就下來。

「喲，媽呀！」疼得他一咧嘴就叫了媽了。海川一想：你還有什麼出息！雙鉞這麼一變，右腳一抬，扁踩臥牛腿，「嘍」的一聲，正踢在裴文的小肚子上，出去一條兒，「咕咚」摔在地上。張方高聲喊：「好腿！這是人哪，要是雞蛋，把黃兒都摔出來啦！」眾人聽了大笑。

這倆賊前後都輸了，頭兒有點掛不住了，右手攥著龍形刀，飛身形過來：「好你姓童的，認識老太爺嗎？」海川一看他這口刀，知道他是內家門的功夫。矮腳兔子佟威往前一搶步，左手食中二指一點，右手龍形刀往前一趕步，叫「麻姑獻壽」，一翻腕子，刀尖挑海川的喉嚨。海川知道，這種內家的軍刀，實有獨到的功夫。於是，海川又右步，右手鉞，走底盤，這手功夫叫「玉蟒翻身」。「喇」，這鉞就到了。佟威腳尖一點地長腰起來。海川左手鉞奔佟威的右面，右手鉞反過來，一個掃堂，左手鉞往前一支，掉過臉來，這叫「金猴戲月」。這手功夫太漂亮啊！「叭」一甩臉，這鉞就到了。佟威要想躲就躲不開了，「喇」一下子血就下來。矮腳兔子佟威「噠噠噠」倒退出七八步去，總算站穩了。哈！海川力勝三寇，都不怎麼費勁。

正在這時候，順著山道往上來人了。「海川哪，你們盡顧了這兒動手，可就忘了家裡！」海川聽著耳音很熟，扭頸觀瞧，來了兩位大個白鬍子老頭。

前頭這位雙肩抱攏，猿背蜂腰，奔兒頭，墜子臉，厚嘴唇，面似銀盆，皺紋堆壘，頂都謝沒了。手裡拿著傢伙，樂嘻嘻地一邊走一邊喊。後頭這個老頭比前頭的老頭有點壯，米色長衫，四方大圓臉，一部白鬍鬚苦滿前胸。肩頭扛著一桿大槍，紫紅紫紅的槍桿，一尺八的鴨嘴式槍頭，犀牛尾的大紅纓。

海川認識前頭這位，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髻髮，一百零三歲的老俠客於成於洞海。後頭這位夏九齡認識，是老岳爺神掌地形仙石寶奎。這兩位和石金聲是太原府的三杰。老俠石寶奎跟銀鉤太保尚義哥兒倆讓張方為媒，把女兒許配給夏九齡。臨走的時候，石老俠不是提過嗎：「方兒啊！你們哥兒倆到太原府，我們也打算到太原府去。」為什麼他要到太原等著董林哪？石寶奎原來這麼想的：我閨女給了你徒弟，怎麼著我也得跟你見個面。所以等他們倆人走後，老俠石寶奎就告訴尚義：「老二啊，你打聽著，我也打聽著，大人要往太原府來總會有信的。不過大人公務在身，不能為了咱們孩子的事情，在太原多住兩天。咱們得提前動身到太原等著。」銀鉤太保尚義聽完說：「我也想到啦！」哥兒倆就這樣說定了。這一天，尚義打聽到年大人已到了太原府，急忙回家告訴自己的內人，收拾好東西就奔了石家鎮。面見石寶奎說：「哥哥，壞了！我在家裡碰上個人，他說大人已經到了太原府。」「哎喲，這多耽誤事呀！咱們哥兒倆趕快走吧！」老哥兒倆帶好銀兩路費，就奔太原了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時間不長，就到了太原，跟本地人一打聽，才知道大人沒走。進了東門，一看路北的公館。尚二爺說：「哥哥，咱們來了。也不知方兒跟九齡他們哥兒倆回來沒回來？咱們去公館吧。」石老俠搖頭：「別去！上人家公館去好嗎？」「對！既然大人明天也走不了，咱們先找個店住下，明天早晨再去。」公館的西邊有個店叫仁義老店。老哥兒倆來到店門口。伙計出來：「老爺子，你們二位住店嗎？正房可沒有了！」「不客氣，咱們跨院裡頭有個單間就成！我們哥兒倆只住一夜。」「喲，您二位奔裡來吧！」伙計給帶到西院的南房，燈光點亮，屋裡倒是很乾淨。老哥兒倆擦臉、漱口，喝茶，又讓伙計到廚房準備飯菜。老俠石寶奎向伙計道：「貴姓啊？」

「我姓王。」「噢，王伙計，您隔壁不是欽差大人的公館嗎？」「不錯，不錯！年欽差，北京下來的大官。」「噢，來了多少天啦？」「喲，不瞞您說，來了日子可不少，有半個多月。」石老俠點頭：「這位大人從這里路過，要上哪兒呀？」「到四川放賑去。」「怎麼還不走？」「咳！可甯提了，滿城風雨誰都知道，急得我們太原府的大班頭都快上了吊！」如此這般把丟金牌的事情都說了。石老俠一聽，怨不得咱們哥兒倆會追上大人呢，原來大人根本沒走。

哥兒倆喝酒談心吃飯，吃完了。也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就聽見東邊一陣大亂，聲音鼎沸。「噲亮亮」，院裡「噠噠噠」跑出來個人：「老客們千萬別出來！有賊人攪鬧公館。留神誤傷！快著，趕緊上大門！」尚二爺一聽：「喲！哥哥，怎麼會公館鬧賊？」「我也說呀！不知海川這些人在公館沒有！」伙計「噠噠噠」跑進來了：「啊！老爺子，你們老哥兒倆千萬千萬把燈吹了睡覺。您今天來到太原府還是真趕上熱鬧，公館鬧賊！」「噢，公館鬧賊呀？」

「對了，老爺子，哈哈！看你們老二位也都是練武的。可有一樣，這賊人可殺人不眨眼，十分厲害。據說，來一百多賊呢！」石老俠一聽一百多賊，就把槍抄起來：「尚義呀，快著，咱們走！」老哥兒倆來了，一邊走一邊從兜裡掏出塊銀子來：「伙計，您別跟著。如果我們不回來，這塊銀子給你結了店帳，然後剩多少錢，你買雙鞋穿。」「老爺子，我謝謝您。您這麼大年紀，我說這話您別不愛聽呀！到了外頭，連人擠帶馬踩呀，它踩能把您踩死！」

店伙計攔不住，老哥兒倆擠出去。嘿！滿街的人，城守營的兵丁，由打東西兩路，魚貫而行往公館裡頭衝。裡面喊殺連天哪！石老俠他們出去，跟著兵丁一擠，就進了公館，一直順箭道往後走，果然裡面燈火通明，打起來了。

石寶奎個兒高呀，一眼就看清楚，這可能是欽差大人年羹堯。雖然穿著便服，光頭沒帶帽子，右手持著劍，目現威懾之氣。有幾個孩子當場動手。

現在公館就剩穿雲白玉虎劉俊，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，還有插翅鶴楊小香，鐵腿鹿楊小翠。劉俊一看師父們都不回來，一點消息都沒有。劉俊可派總管年福跟劉成說了一聲：「萬一真來了賊人攪鬧，請知府立刻傳命令，讓城守營的兵丁前來支援！」這天吃完了晚飯，剛交初更。劉俊帶著小香、小翠、玉耳，哥四個把軍刀帶好了，就來到上房保護大人。小香四個進來，跟大人說了會兒話，天不足二更，大人要睡覺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間，房上頭「嘍嘍」一聲呼哨響。大人立刻回裡間屋，伸手把寶劍拉出來。年大人是個武的，他不太怕事。但是，他知道公館空虛，賊人乘虛而入。等劉俊這小弟兄四個由打北房出來，大人跟著也出了大廳。抬頭往南房上一看賊人：當中是個青臉，黑鬍子茬，絹帕纏頭，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，手裡攥著一口刀。上垂首這個長得很俊，身形很苗條，一身夜行衣，手裡頭攥著一口刀。

下垂首這個也是一樣，黑漆漆的臉膛，絹帕纏頭，一身夜行衣，掌中攥著一口金背鬼頭刀。所有的城守營的兵丁也敲上鑼了，「噲噲噲」，一陣大亂。

城守營的兵丁分四面，奔公館而來。劉俊吩咐：兵丁就到角門為止，不准進來。劉俊心想：兵丁來得多，只是喝喊助威就可以了。這仨個賊正是第一撥被軍師燕普所派，除去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回山以後，就是這仨。剛才海川動手的那幾個是第二撥。這是第一撥，雲中鳳韓猛，風中英蓉南宮利，謝瓣蓮花魏九成。楊小香飛身過來，用手一拉刀：「好賊人！吞了熊心，咽了豹膽，竟敢到公館行刺！還不下來送死，等待何時？」

這個時候，公館的聲音鼎沸，所有的兵丁蜂湧而入往裡灌。南宮利踩中脊飛身往下走，「夜戰八方」藏刀式往這一站。楊小香往前一搶身，左手晃面門，蹦起來就給南宮利一刀。南宮利向左一滑步，刀一掛，臥腰一腳，把楊小香就踹出一溜滾去。南宮利往前一趕步惦著殺小香，鐵腿鹿楊小翠飛身過來舉刀就紮。南宮利調臉會楊小翠。小香拔腰而起，不顧一切撲向南宮利。

兩口刀把南宮利一個賊圍上。謝瓣蓮花魏九成一壓刀飛身下來。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長腰過來，亮左背刀跟魏九成動手。魏九成這個賊可不軟那，跟玉耳打了個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。劉俊能不著急嗎？雲中鳳韓猛飄身下來，一壓金背鬼頭刀，又凶又狠。劉俊一伸手，「嘩楞」一聲響，亮出鏈子鐮往前一搶步：「好賊人！」刷鏈子鐮蓋頂就打。韓猛用金背鬼頭刀急架相還，跟劉俊就打上了。年大人先是一驚，一看這四個孩子奮勇，個個當先，又沉住氣了。可是賊人實在太猖狂！

也就這個時候，猛然間在西角門兵丁後頭，有人喊：「請問您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在公館嗎？」年大人一看：一個大個白鬍子老頭，攥著紫槍。問：「您哪位？海川不在公館！」「那麼，病太歲張方在公館嗎？」

「不在呀！」「啊，多臂童子夏九齡在公館嗎？」「也不在呀！老英雄，您是哪位？」石寶奎一弓腰，「噌」地一下過來，來到大人跟前：「敢問，是欽差大人嗎？」老俠把槍擱下，把大槍交給尚二爺。年大人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本欽命。請問老英雄，您是哪位呀？」「我是張方的伯父，您的隨行衛員夏九齡的岳父，神掌地行仙石寶奎。」「哎喲，石老俠客！這件事情海川跟九齡、張方都跟我提了。這門親事本欽命力保。想不到老俠客在本欽命危難之際親自前來，太好了！這一位？」「這是張方的親娘舅，銀鉤太保尚義。」

「原來是尚義士。好！既然如此，你們哥兒倆設法把賊人拿住。」「尚義呀，你先過去，愚兄在此，保護大人！」尚義把自己的軍刀包袱接過來，把包袱皮打開，腰中一圍，護手亮銀鉤左右一分，飛身過來：「眾位少俠客，且請退下。待我來！」

銀鉤太保尚義尚二爺過來，一分護手雙鉤：「好賊人！還不擲軍刀待擒等待何時？領國法受王章是你三人的出路！」雲中鳳韓猛一瞪眼：「呸！」

往前一搶身，左手一晃面門，金背鬼頭刀刺下來。尚二爺往旁邊一閃，用右手鉤「喇」就一掙。韓猛往下一矮身。尚二爺繃尖腳，「嘭！」就踢在韓猛的下巴頰上，險一點把他下巴踢掉。南宮利、魏九成急忙亮傢伙，倆弔角跟尚二爺打上了。韓猛起來揉揉下巴，仨賊圍住了尚義。但是人家尚義二爺打了個四平八穩。石爺一想：這可不成！我一個一個都讓他們帶點傷。石寶奎石老俠那意思是要過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順著西箭道的南邊，蹬著人的腦袋，往這裡來個老頭兒。一邊蹬一邊喊：「閃開，閃開，我可蹬腦袋了！」蹬著兵丁的腦袋眨眼到角門。「海川哪，別害怕，哥哥來啦！」兵丁們心說：哎，您不走道，您怎走人腦袋？！年大人一看，哎呀，放心了！老頭兒往這兒一站：「啊，大人！」「於老俠客！」石寶奎這兒也喊：「哥，你從哪來呀？」

「噢，你在這兒哪！你要在這兒，我就不來了。」老頭兒說出心裡話。

原來於老俠已經在北門裡開了個鏢局，雙龍鏢局西號。開張的時候，很多朋友沒到，只是送點禮來，掛個紅。但是小孟嘗黃燦跟威震長江潘龍潘宏鼎，他們可從杭州鏢局來了。來了之後，於爺當著親友練了十八趟通臂掌。

練完了以後，買賣就算開了張。真是那句話，開張就挺風光。潘龍跟黃燦在這兒應了幾號買賣，看著走幾趟鏢沒事。可跟於老俠商量：「大爺，我們就回去了。」「回去吧！見了你大爺，你師父他們都問個好。」潘龍、黃燦帶著幾個人回了杭州，老伙計都留在這裡。於老俠並不經常到這兒來。開始小蓮花於秀走鏢，那麼老俠倒很精心。時間稍微一長，過了幾個月，平安無事，老俠客也就不常來太原。這一次來，碰巧年大人駐馬太原。沒有想到第二天聽說丟了金牌。於爺心說：童林，你要來了給我磕個頭，我一百零三歲的老頭子，還得壓著腕給你找金牌去。這個我忍了！老俠客就在這鏢局裡聽消息。

因為於秀不在家，老頭得在這兒頂著。今天二更來天了，鏢局子門口外頭一過兵，也聽見東南方向喊殺連天。有人稟報了老俠客，開開鏢局子大門，老俠客於成出來。心想：這可麻煩！如果是仨賊沒什麼問題，一百多賊，這怎麼得了！海川顧前難顧後，顧左難顧右，顧拿賊保不了大人。這我要不去，和海川算什麼交情？我去一趟吧！老俠客進來，把自己的雞爪鏈子抓圍在身上，可就來了。走到大街上走不動了。幸虧老俠於成有份兒，人們見到都躲，趕到公館這兒，就成了人粥了。

老俠於成一飛身，蹬著人們的肩膀頭就進來了。順著箭道往前走：「閃開，閃開，我可蹬腦袋了！」「噌」地一下進院了。石寶奎過來，趕緊行禮。

老俠於成伸手相攙：「你倒好啊！」於老俠過來見大人行禮。年大人連連地作揖：「老俠客，本欽命我可不敢當！我們有半年多不見面了。您老人家身體倒好？」「托福！托福！」劉俊等眾人可都很高興。老俠於成一看，道：「寶奎呀！您瞧見沒有，嘎子的能耐我有幾年不見了，這能耐沒長啊！」叫尚二爺的小名，「嘎子，你盡貪玩了。你這能耐不長，你給我下來！」尚義這氣，什麼事呀！我都娶媳婦了，見面叫小名。尚二爺沒有辦法，虛點雙鉤，縱身形下來。老俠客於成就過來了：「好賊！還用我費事嗎？趕緊乖乖地伏首貼耳跪下，我把你們捆上！」「嘿，哪有這事呀！」南宮利往前一趕步：「呸！」左手一晃面門，刀就來了。於老俠高喊：「我讓你趴下，你就趴下！」

右手一揪腕子，左手一托他的小肚子，弓左步，就這麼一斜身，就把南宮利提了起來，就勢往劉俊的眼前頭一拽，「咕噠！」趴倒在地。魏九成飛身過來一刀。老人家伸左手一刁他的腕子，伸右手一橫他的小肚子：「你也給我躺下吧！」「啪！」正倒在楊小香、楊小翠的跟前。雲中鳳韓猛往後一撤步：「啊！你是什麼人？」「哈哈，老夫乃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髻叟於成！」「喲，我的媽呀！」「噌！」一下，雲中鳳韓猛上了房，撒腿就往東跑。底下這熬粥的兵丁高聲喊：「燙他！」雲中鳳韓猛飛身形一上牆，「叭叭叭」就這幾斗子小米熱開粥呀，全撩到韓猛臉上、身上了。疼得他嗷嗷怪叫，折身出去，撒腿就跑。西方俠於成到房上看，賊人去遠，這才下來，見大人重新行禮。

於成老俠抱拳道：「大人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我聽說大人來到太原。我家裡事情太忙，沒有工夫來。要不，早給您請安來了！我今天才到。怎麼聽說丟了金牌？」年大人就把這兒的事情都說了。「海川他們幾撥人都奔了七星山。直到今天，黃鶴無音。還有石老俠、洪老俠老二位幫忙協助。可他們老哥兒仨前頭走了，都沒回來。」於老俠聽完點頭：「嘿，人多瞎胡亂！他都九十六了，辦事這麼沒根基。這樣吧，尚義在這兒保護點大人，我想賊不至於再來。寶奎，咱們哥兒倆到七星山去看看！」老哥兒倆由打公館出來，公館派人到東門叫開了城門。老哥倆出城上了大道，腳底用力往東南走。沒走出多遠，東南上這大火就瞧見了。於老俠說：「寶奎這著火的地方不是七星山嗎？」等老哥兒倆到這一瞧：啊，燈火通明，打起來了。老哥兒倆往上来，正趕上海川把矮腳鬼子佟威、花面判官裴文、陰陽判官裴武，這些人打敗，正往回走。雙俠就到了。

雙俠講完太原城裡打退刺客這事，眾人十分高興。忙整理軍刀，捧好金牌，浩浩蕩蕩返回太原。次日啟程，保著年欽差向四川進發。路上將又發生許多事情。聽官欲知後事，且待續書講述。